

青年文學的探檢

塵筆揮乙編

范雨誨 著

青年文學的探檢

塵筆雙揮乙編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印行

著述者 范誨

發售者 青年協會書局

每冊大洋叁角

塵筆雙揮乙集目錄

文學革新的歷史觀	一
二千年來文字接近語言的趨勢	一三
中國白話文學的源流	二四
中國文學批評家	三四
重與細論文齋枝譚	五四
小序	五四
詩與人格	五五
詩的精神	六〇

情感的動人	七〇
兩首避難詩	七六
詩與環境	八八
譚剩六則	九五
一篇近代的小說和杜甫詩	九五
戰場上受傷兵士胸前的一首詩	九八
文學創造有基礎嗎	一〇二
我對於新詩的意見	一〇四
詩裏的音節	一〇七
代表吾國兒童教育的兩首詩	一〇八

塵筆雙揮

乙集

爾誨雜著第四種

文學革新的歷史觀

要說文學革新的歷史觀，先有一大前提：

大凡一種文化，經歷久長的歲月，就要由衰而老，由老而死。若然在這衰老的時候，有第二種文化出來接濟他，便能融洽調和，孕育出一種新文化來。當這新文化將成立未成立之際，民族的思想，一定受着劇烈的變動；思想變動，表示思想的言語，一定跟了變動；言語變動，表示言語的文字，也不能不跟了變動；到了文字變動，便是文學革新的機會；也就是文學革新的緣故。

再詳細說明之：所謂一種文化，無論他起初也由兩種文化，或多種文化，融洽調和而來。但既然融洽調和，只能認為一種文化了。這一種文化，經過的時代，當然先由幼稚，漸次長成，漸次壯盛，漸次衰耗，漸次老病；如行拋物線，自初點上行，過腰點到頂點，自頂點下行，

過腰點到末點，這實在是是世界文化潮流的公式。不過到了末點的時候，當有第二種文化激起，合第一種融洽調和，成了個新潮流，再循這公式進行。第二種文化，也許是本國潛伏的文化，也許是別國輸入的文化，他乘虛而來，最先必受着舊文化的拒絕；但是舊文化已是老了病了，決沒有力戰勝那新文化，所以不久退敗變爲容納，更由容納變爲歡迎，這時候舊文化的腐敗分子，被新文化掃蕩盡了；舊文化的精華，不可磨滅的，便在新文化中發現特別的光彩，和新文化融洽調和，毫不失掉他主人的地位。但因文化變新，就是民族的思想變新，他的舊言語，要靠託着發表他的新思想，便有種種不適用，非但不適用，而且也不夠用，到那其間，新言語的發生，乃是勢所必然了；新言語發生漸多，舊文字的不適用不夠用，也和舊言語一樣毛病，新文字的崛起，又誰能禁止呢？這樣變化一回，從歷史眼光看去，便是文學革新一回了！

現在把吾國文學革新的歷史，和讀者研究研究：

第一回文學革新，在黃帝時代，是華苗文化調和的結果。吾國古代結繩而治，文字

的起原，從伏羲的八卦始。伏羲的母，是華胥氏，據白虎通說，『伏羲之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疑其時尚沿女統的古俗，故華胥氏實吾民族之祖，流傳到今，仍稱爲華；至華下的胥字，不過語助詞罷了。華胥的部落，當在西方崑崙山附近，因伏羲還未到中國，後來黃帝率百族東來，百族就稱百姓，大概即是華胥的部落內民族，列子上說黃帝夢遊華胥之國，這是東來以後，捨不得西方，見之於夢罷了。華胥百族，是有文化的民族，黃帝到了東方，征服苗族，苗族也並非沒有文化的；苗族的蚩尤，能製造五兵，尙書呂刑說苗族有刑法，有詛盟，這就是苗族素有文化的證據；華族東來，與之接觸，既採用他的戰具和刑律，可見其他文化，自然都有調和的餘地，這時，伏羲以來八卦形的簡單文字，不再能支配了。史官倉頡，抱文學革新的思想，創造一種新文字，爲新時勢之用，就是蝌蚪古文，這便是吾國文學革新的第一回了！吾們都知道倉頡造字，但倉頡爲什麼無端造出字來？其中的緣故，定因以前的文字，不適用，不夠用，文化新了，文字不得不新，古今來一切事物的發明，沒有一個不從要求而來的；華苗調和的新文化，做第一回文學革新的要求，時代雖屬荒遠，卻非無稽。

之談呀！

第二回文學革新，在東周時代，是南北文化調和的結果。黃帝以後，經過唐虞夏商，

到了周初，文化演進，由盛而衰，但看周宣王時，史籀的改變古文做大篆，就曉得當日的舊文化，已有不適用不夠用的弊病了，但是當時爲封建時代，各國政治互異，文字的統一，仍要靠從古相傳的古文，大篆究竟不能通行，所以東周時孔子寫定六經，不得不仍用古文，惟文體的革新，東周和西周，截然兩樣，一部尚書，除了堯典等篇，照王充論衡所說，出於孔子的鴻筆以外，商周兩朝的文字，沒一篇不古奧難通的；韓昌黎說，『殷盤周誥，詰屈聱牙，』實在是不差；有人說這是因爲壁書斷爛的緣故，爲什麼晉朝汲冢重出的逸周書，他的古奧，也同壁書無二，可見得這是因爲西周以上的文字，天然是在這樣的；到了東周，孔門的儒家言，忽而與西周以上不同了，這是爲何呢？孔子所傳文化，雖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都是北方的，但他却從學過老子，老子傳鬻熊之學說，是南方文化的代表，這南方文化，大概即苗族文化的伏流，經北方的驅逐和壓制，故立於北方文化反對的地位；北方厚

重，南方輕清，北方束縛，南方解放，北方階級，南方平等，北方言倫理，南方言哲學，北方務實際，南方多玄談，論到思想的高下，似乎南方較勝於北方；但是這種思想，在西周之初，久已發展了，鸞熊已是做了文王的老師，詩始二南，名爲「化被江漢」，實卽和南方思想開始交涉的鐵證；到東周時代，鬱極必發，又值周朝王綱解紐，遂如鉤突泉一般的噴湧而出，他的影響及於孔門的，像子桑伯子，楚狂接輿，以及晨門，荷蕢，長沮，桀溺，荷篠丈人等，多是傳播南方思想的人；孔子雖心不謂然，但對於老子猶龍之歎，不能不儘情的佩服，莊子說孔子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老子斥爲陳言，這陳言兩字，很像現在人所罵的死文學，孔子有了這種激刺，一時的思想界，不能不十分變動，所以儒家的文字，也就不能再用殷盤周誥的筆法了。你看論語二十篇，文字的簡明，早受了道德五千言的變化，也禾可知。孔門弟子的著書，存在二戴的禮記裏面的，他的文體，也出於壁經塚書之外，倒和南方莊子列子相近。總而言之，唐虞三代的文學，到此完全變換，莊列變換得有些，儒家變換得少些，儒家的思想，六經古奧的文體寫不出，莊列的思想，儒家純正的文體寫不出，思想變了，文體變了，這

是文學革新的第二回了：文學一日一日的革新，後來不到幾十年，諸子百家，雖然並起，成了吾國文學界最盛的時期，再有李斯的小篆，程邈的隸書，也應時而出，減省古文大篆的艱難，可不是這回革新的大功嗎？

第三回文學革新，在東晉時代，是老佛調和的結果。秦始皇，漢武帝，排斥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於學官，使全國之人，都爲利祿所驅，令同出於一途；西漢的微言大義，東漢的名物訓詁，儒家的文學，可算得昌明極了。再有和司馬長卿同時這一班的文學家，把騷人哀怨的詞賦，變爲媚臣顯頌的文章，專用麗藻繁辭，組織而成，沒有什麼高等的思想，但是他却適合於專制朝廷的用處，遂有風靡一世的趨勢，和儒家的文學，聲息相通，氣類相合；這時候南方的思想黃老學說，只能退避三舍了。不料在東漢的初季，印度的像教輸入，他的思想，却和南方思想接近較易。兩方的精華，互相灌注，漸漸的成了莫逆之交，各自演繹；正值漢祚旣衰，儒學失了靠山，大大的不振，這兩種潛勢力，承機而大飛躍；我們看到當日的士大夫，個個崇尚清談，高語老莊，嗤點孔孟，培植仁義，便是兩漢崇儒的反動。再有

清淨寂滅的人生觀，就是佛教的哲學，到此田地，非但爲南方思想，推波助瀾，如驂之靳；實是在是深入人心，與之合同而化。所以東晉時代，思想變了，文學也不得不變，要發表這種思想，非但相如子雲的藻繪文學，一概無用，就是匡衡劉向那種樸茂的文學，也不能道其萬一了！要寫晉人的思想，一定要用晉人的清微要眇文學，代表此種文學的，就是世說新語，和晉人各種小品文，這是吾國文學革新第三回了！還有一個證據，吾們試取晉人所譯的佛經讀之，他爲什麼不用六經文法來譯，爲什麼不用秦漢文法來譯，他却自成一種文法；他的偈語，雖是四言五言，却不歌不詩，雜入無數白話，不及現在人譯舊約詩篇，會用楚辭兮字調的本領；就爲了佛教的思想，不是六經的思想，和秦漢經學的思想，文字跟思想變化，方纔切合，勉強思想使他跟隨文學，免不了遷地勿良，就是現在人譯西書的毛病了！這回文學革新的力量不很大，上不及第二回，下不及第四回，只因老佛調和，反對儒家，儒家却退居在旁邊，持一種正論，做嚴厲的批評。到清談誤天下之說得勝，王夷甫成了千古的罪魁，究竟兩敗俱傷，終致五胡雲擾；河北的鄭學，早已不絕如線，南方的王學，也就掃地無

餘、六代匆匆，在短時間中過去，但有淫辭豔賦，愈趨愈下，思想啊——文學啊——一切不堪復問了！

第四回的文學革新，在北宋時代，是三教調和的結果。六朝時代，就有三教同源的

一說，集三種信仰，在一人的身上，不脫儒教的面目，却拿佛教做他的意志，道教做他的精神，這種人不論是隱者，是做官的，都是一樣。文中子模擬聖人，而不非三教，到了韓愈，方始以儒者自命，慨然身肩衛道的責任，但吾們讀他所做的原道等篇，曉得他的見地，很粗很淺，和三教同源說的精義，差得尚遠。他的朋友，柳宗元，劉禹錫，也曾和他論「天」，三個人都是智識幼稚，毫無深奧思想，遠不及他的門人李翱，但是李翱的復性論三篇，卻仍是三教調和的內容了。自從唐朝中葉，到五代宋初，又有山林派大盛，他們所著的書，『不佛不老不儒，亦佛亦老亦儒』，這兩句評語，可以盡之，他們的文，都為變為一種僻隱蹇澀的文體——元結的次山集，張志和的玄真子，劉蛻的山書，皮日休的鹿門隱書，譚峭的化書，周敦頤的通書，黃晞的聲隅子之類，都是這樣——他們雖是故意造作，自成一派，實在他

們這樣繚曲的思想，用平常的文，一時也達不出來，所以『絲抽乙乙』的顯出艱難生產的狀況了。及至趙宋盛時，二程子的時候，把儒教歸納佛老二教的環境，已是成熟，將近發展的機會了；講學的風氣，爲一時輿論所贊許，士大夫所推挹了；他們的思想，可以明白淺顯的傳述了；所以這種山林派的文體，就變成社會派的文話雜糅體了。北宋的理學，是三教調和的結晶，他的源遠流長，是中國哲學史上最大的公案，——本篇不及詳說，——但講到文字的變更，也跟了他的學術思想，胚胎於兩晉，蘊釀於六朝，潛伏於三唐，幽閉於五代，到了天聖明道之間，因天下的太平，人心的敦樸，就發出一道曙光了。自此以後，從南渡以迄元明，除掉一班復古先生外，誰也不受了文話雜糅的影響呢？照現在看來，這些理學的省身克己的話頭，沒有這一種文話雜糅的文體，怎能老老實實的寫出來，而且叫人讀了，都能夠感動，受着他的覺悟呢？邵康節那樣逍遙自在的詩篇，不用文話雜糅體，搭起杜甫李白的架子，萬不能成功的。元朝人寫實的劇本，倘然用了『之乎者也』的文言，還有一些情味嗎？明朝的批尾家，不帶一半話語的性質，還能使讀者像當面的談論，收『口講』

『指畫』的成效嗎？總而言之，這時代的思想，當然有這時代的文學，思想新了，文學自然變了，大勢所趨，叫他不變也不能，你要挽回，除非拒絕新思潮！請看清朝罷。

你們不看見滿清的一種拒絕政策嗎？滿清入關之後，最怕的就是漢人中遺老，他們用『講學』『選文』兩種利器，傳播『攘夷主義』，講學家的語錄體，選文家的批尾體，都是文話難糅的，所以清朝一面推尊朱子，以收講學之權，一面崇尚古文辭，編輯幾部欽定書籍，以收選文之權，而在於消極方面，就與了幾個文字的大獄，梟了幾個活人的頭，斬了幾個死人的屍，百年以還，目的果然達到了，讀書人的思想，個個變過來了；不是經學，便是小學，不是要學鄭康成，便是要師許叔重了；他們反對宋元明的理學，也反對文話難糅體，如不共戴天之仇了；他們提倡詞章，文選學大興，雍容妍雅和沈博絕麗的駢體，作者很多，雖然爲科舉文的關係，還要讀些宋人的經注，八大家的古文，所以有桐城派支撐其間，但究竟也染了許多訓詁考據的色彩，再寫幾個篆文變形字，用幾個僻典，弄得『童牛馬角，不今不古』，方纔人家叫好。他們的意思，差不多要把近世紀的中國，挽回他到漢唐之

間了，他們講的是漢人之學，做的是唐以前的文，寫的是唐以前的字，可惜一旦完全推翻，不是來了匈奴，不是來了鮮卑，不是來了回紇，倒是來了什麼英法俄德美，漢唐時代，還勿曾有的！新勢力來了，誰能抵擋呢！起初說……吾們復活了『攘夷主義』，激一個『普天同憤』纔好……沒有用呢，那麼，吾們承認一點兒『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罷……也沒有用啊……新勢力來了……新思潮湧進來了……國體變更了……政體變更了……一般青年人的思想不同了……國粹保存啊……國粹保存啊……慘哉傷哉！原來這是二百六十八年中，造成的經學家，史學家，古文學家，時文學家，『易簣』的呼聲……這是第五回文學的革新！

第五回文學的革新，可以說他是歐亞調和，現在正當調和的時代，還是革新的初點，不能算他是結果。這個歐亞調和，元朝客卿政體的時候，已經開始了。朱世傑李冶的算學，郭守敬的天文，是人人所知的。明朝的末年，利瑪竇東來，譯出幾何原本，和靈言蠡勺兩部書，前一部是科學的根基，後一部是哲學的根基，但是靈言蠡勺所講的亞尼瑪，過於深邃，

平常人不能通曉，當時沒有哲學和宗教之分，一概視為異端之一，乾隆四庫提要，就乘間而入，說道：『明季心學盛行，西士慧黠，因摭佛學而變幻之，』這幾句意思，非但罵西士，特將明季的心學帶入，罵一般的講學家，立論何等巧妙啊。惟有幾何原本，他是專門算學的，沒怎麼關礙，再加以當時的大皇帝，很喜歡研究算法，所以就一時風行了。有人說：幾何原本的算理，含有多少『邏輯』在裏邊，清朝漢學家，借用在訓詁考據上，所以比唐宋人精細得多，照這樣看來，那時的歐亞調和，比元朝已深些了。最近數十年前，通商條約成立之後，西方文明的輸入，仍舊拿這個做根據；李善蘭、華蘅芳，一輩人，從算學上漸入格致的門徑，方言館、同文館、廣學會的譯書，成就了戊戌以前的維新黨。外國留學者漸多，繙譯事業漸盛，新思潮也漸漸的侵入普通社會，當初對於新名詞，視為禁例的頑錮派，不知不覺，口頭要流露出什麼『目的』『問題』了。中國學者自動的譯書，紹介新思想，自然更遠勝外人的越俎代謀了。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的驚天動地的聲浪，傳播很快，忽焉演為事實了。這個緣由：一方面是內憂外侮，日日的進逼；一方面吾們新思想的動機，一動之後，不可復

止，並且也一日緊迫一日了。歐戰停後，西方的新覺悟，瞬息萬里的洶湧而來，文化運動，不能不從文學革新做起，以前提倡白話的意義，不過爲普及『低級智識』的人起見，現在提倡白話的意義，是把白話來做文學的中心了，吾們躬逢其盛，誰不願做個識時務的俊傑呢！

二千年來文字接近語言的趨勢

一

吾國的言語和文字，是幾時分開的？要攷究這件事，就要想到古代的人類，定是先有言語，後造文字；他的文字，就是表示他的言語。所以造這文字的緣故，大概有二種：：第一爲語言不能傳久：：第二爲語言不能行遠。

古代的歷史，都是耳口相傳的；後來覺得容易遺忘與差誤，想出一種記載之法，就是文字的起初。各民族文字的起初不同，本篇不及細說了。至於第二緣故，當又在第一緣故